



活着 *de* 殉道者

凯尔特人的世界

[美] 泰德·奥尔森 著 朱 彬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活着 *de* 殉道者

凯尔特人的世界

[美] 泰德·奥尔森 著 朱彬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6-266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活着的殉道者: 凯尔特人的世界 / (美) 泰德·奥尔森 (Ted Olsen) 著;
朱彬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9

(悦读时光·缤纷人文)

ISBN 978-7-301-12674-5

I. 活… II. ①奥…②朱… III. 凯尔特语族—欧罗巴人—民族历史 IV. K50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2357 号

版权声明:

Text copyright © 2003 Ted Olsen.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in English
under the title *Christianity and the Celts* by Lion Hudson plc, Oxford, England.

Copyright © Lion Hudson plc.

2003 Copyright licence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书 名: 活着的殉道者——凯尔特人的世界

著作责任者: [美] 泰德·奥尔森 著 朱 彬 译

责任编辑: 王立刚

书 号: ISBN 978-7-301-12674-5/G · 217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sw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出版部 62754962

整体设计: 北京河上图文设计工作室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 980 毫米 16 开本 14.5 印张 200 千字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凯尔特人是曾经在公元前390年洗劫欧洲重镇罗马城及此后约一个世纪后的德尔斐 (Delphi) 城的蛮族；他们又是热爱和平的圣徒，是西方许多战时平民保护条款和妇女权利条款的首创者。



序：“魔法袋”

A M a g i c B a g

凯尔特人中不乏堪称青史留名的学界巨擘，他们不仅誊录了浩繁的古卷，还撰有历史、地理、神学等学科领域的名篇佳著；但也是凯尔特人，对自己拥有的知识是如此的不愿示之以人，甚至不允许有书面语言的存在。

凯尔特基督徒极其禁欲苦修，有时候让自己潜在冰水之下数个时辰，并且像一头头牛一样在修道院拉犁耕地。可是，也是凯尔特人认为这样极端的隔世苦修简直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罪——不是专爱上帝的证据，而是远离他的证据。

所有这些有关凯尔特人的说法从不同的时候和角度上看无疑都是对的，但是这些矛盾与争议也使人很难简单地概括凯尔特人与基督信仰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随着近年来五花八门的书籍，从《用以自我医治的凯尔特人符

咒与智慧》(*Celtic Spells and Wisdom for Self-Healing*)^①、《繁荣与伟大的性》(*Prosperity and Great Sex*)到《凯尔特人的传福音方法》(*The Celtic Way of Evangelism*)等等像潮水一般涌现，这一形势变得更加复杂棘手。

正如J.R.R.托尔金(J.R.R.Tolkien)^②所言，“凯尔特”一词简直就是“一个魔法袋，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装，从里面也什么东西都可以掏出来，在朦胧的凯尔特人传说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与其说这是因为那里有

①原书正文出现的书籍和著作绝大多数尚未有中译本，但为了减少普通读者的阅读障碍，本书都尝试作了翻译。有进一步研究需要的读者请参考其首次出现时所附之原文书名及本书“建议阅读书目”、“文献与图片出处”中的相应内容。

②本书中的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一般采用音译，在选用中文看似字上同时结合意译原则，个别情况还另有加注以说明缘由。与通译不一致之处请对照所附原文。

诸多神灵的缘故，倒不如说是因为人们对有关凯尔特人的事情有着过于丰富的理论与推测。”他因此早在托马斯·卡希尔(Thomas Cahill)的名著《爱尔兰人如何拯救了现代文明》(*How the Irish Saved Civilization*)、《河舞》(*Riverdance*)和恩雅畅销之前，就已经对这一“疯狂的传染病”表示了悲哀。

虽然对于凯尔特人的世界人们已经说得够多，但是并不意味着再不应该说什么东西了。凯尔特式的智慧虽然在时下几成潮流，但对于那些愿意寻求的心来说，其中仍有许多重要的教训尚需发掘。要达到这一目的，在那些试图概括从公元前700年到现代所有凯尔特人的盖棺宏论中寻找，或许并不是最好的办法，相反，在各个时代凯尔特族男男女女的人生故事中，人们却可能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启示。

指挥族人进攻罗马的凯尔特指挥官布伦那(Brennus)也许从来不曾想到自己会与公元562年在苏格兰的爱奥那(Iona)岛建立修道院的钦定修士科伦巴(Columba)有什么瓜葛，吹毛求疵的“智者”吉尔答(Gildas)或许很不乐意与他同时代的威尔士修道院的大卫出现在同一本书里面，因为他厌恶后者的严厉禁欲之举。然而所有这些人却无一例外地属于同一个民族，缺少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有关凯尔特人与基督教之间的故事都会变得过于简单，结果面目全非。

很可能是在9世纪的一位修士著者，曾经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地从事了这一旧事重谈工作：他为自己的同代与后代誊录了一首异教的凯尔特人史诗《泰因—博—苦哀格尼》(*Táin Bó Cuailgne*)，其中充满围猎、神秘预言与

8世纪的塔拉(Tara)胸针代表了爱尔兰金属冶炼业的最高水平。

血腥战争等等内容，但是他最后还是忍不住附加自己的后记说：“本人——这一段历史或者更应该说是幻想的抄录者——不相信其中记载的所有细节，其中不乏鬼话谎言，也有不少东西不过是作者自己的虚构，剩下的也无非是供愚人取乐的笑料。”

同样，也有学者对在本书中重提的故事提出疑问。这个并非新鲜事，早在9世纪就有一位学者批评“耽于空想而不愿正视事实的爱尔兰恶习”。但是评估原始资料的可靠性和列举时下最流行的学术争论都不是本书的主旨（在最近出版的一些书籍中，这一点已经做得非常好）。

这本书是关于“凯尔特人与基督信仰”，而不是“凯尔特人的基督信仰”，许多这一类的书籍都是从5世纪帕特里克在爱尔兰的职事开始，讲到8世纪北欧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对修道院的劫掠为止。但是基督信仰对凯尔特人生命的影响却比这些深远得多——从那些与耶稣基督同时代的凯尔特人，到今天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马恩岛(Isle of Man)、布列塔尼(Brittany)及其他地方讲凯尔特语的现代凯尔特人，无不受到基督信仰的强大影响。

这些凯尔特信徒，一些因为自己的信仰被杀，另外一些却为了（反对）这种信仰而杀人；一些与各种鬼魔怪物及异教的祭司督伊德（druid）（也译作德鲁伊）争战，另外一些同自己软弱的肉体争战；一些背井离乡，在已知世界的各处颠沛流离，另外一些却终老于修道院。

约在公元793年左右，凯尔特修士对于来自北方陌生部族的侵扰很觉苦恼，而大概1200年前，他们自己的祖先同样被视为“北方强盗”，这就是本书的故事揭开序幕的地方。

目 录

Contents

序：“魔法袋” / I

I “全民皆兵的战族”——凯尔特人的
出现 /1

II 早期不列颠的基督信仰 /31

III 帕特里克与爱尔兰的皈依 /57

IV 爱尔兰的修士与修道院 /81

V 科伦巴与苏格兰 /111

VI 出世，而后入世 /135

VII 复活节的问题与被劫掠 /163

VIII 非凯尔特人的凯尔特式基督信仰 /189

附录 /211

凯尔特人的大事年表 /212

建议阅读书目 /216

“他们的样子极其可怕。”公元前1世纪的古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希克勒 (Diodorus Siculus) 这样记载
凯尔特族战士：

“全民皆兵的战族”

The Whole Race is War Mad : Celtic Beginnings

——凯尔特人的出现



I



图中所示的1世纪凯尔特人铜制头盔发掘于泰晤士河畔，很可能只用于典礼场合

他们的身材异常高大，白皙的皮肤之下遒劲的肌肉隐约可见。他们的头发是金黄色的，但却不是天生如此——直至今日，他们仍在使用石灰漂白自己的头发，然后他们就会把头发扎在自己的前额……凯尔特式的战斗方法就是恐吓，他们戴着……铜制头盔，上面刻着图案，头盔上还有尖角，这使得他们原本就高大的身形显得更高……虽然有些人披着链状的护胸，但是绝大多数人都以自己的“天然武器”为荣——他们是赤膊上阵。

完全是一幅恐吓战的架势！难怪当一支罗马军队于公元前390年7月18日在埃利亚（Allia）河边第一次遭遇一队来自高卢（西欧古地名，大部分位于现今的法国与比利时）的凯尔特战士的时候，竟然被活活吓死！罗马的一位历史学家李维（Livy）约在基督降生的年代这样记载道：罗马人被吓得如此厉害，以至于“他们几乎看都不敢看清楚自己的敌人，没有人敢应战，连呐喊声也没有。没有人是在真正的格斗过程中被杀死的，都是在一惊而散、争相夺命、互相践踏的大溃逃中被敌人从背后轻松砍杀的。”

高卢人简直被这一如此轻松的胜利惊呆了，以至于几乎肯定地认为这是一个诱兵之计，罗马人随时都会对他们进行偷袭。但是事实上却根本没有，于是他们继续从南边推进12英里兵临罗马城下，结果他们发现城门洞开。再一次，他们更加肯定这是一个大圈套，经过整整一天的休整与分队之后，这些凯尔特族高卢人终于小心翼翼地开进了罗马城。虽然凯尔特人以其野蛮的化外人著称，但是实际上他们侵入罗马城还是相当安静平和的。居

“从艰苦的草原上生出来的这一族人尤为强健，他们拥有更强壮更结实的骨骼，并且天生一身有力的肌腱。他们不畏严寒、酷暑或疾患，敢于尝试任何陌生的新食物。”

——摘自卢克莱修（Lucretius）所著《物性论》。

民都已经撤下罗马城，躲进了坚固的罗马万神庙。现在，他们极其肯定自己正朝陷阱走去，并且“这地方的极度荒凉使他们感到恐怖”，以至于那些偷偷溜进人家想抢东西的人，因为害怕一个个都飞快地返回自己的队伍中来。

终于，这些高卢人碰到了几个居民——九位罗马元老身披最华丽的衣裳，正静坐等死，这几位元老拒绝进入罗马万神庙避难，他们的罗马同胞都认为他们必死无疑。然而，由于双方之间的遭遇如此突然，以至于高卢人甚至怀疑这几位罗马贵胄是不是人！于是有人伸手去摸了摸其中一尊“塑像”的长须，感到自己受到侮辱的罗马元老玛克·帕皮琉（Marcus Papirius）用自己的象牙拐杖回击了敢于挑衅的高卢人。他们这才回过神来，战争意识立即被重新激起，把那几个老人杀了以



高卢战争中的高卢战士（前）与他的不列颠副手。水彩画：彼得·康诺里（Peter Connolly）。

后，又很快做好了进攻罗马万神庙的准备。

可是，攻打罗马万神庙不像埃利亚河畔的战场上那一次的遭遇战，高卢人可以轻松取胜。首次的进攻，由于不明智且轻率地选择向罗马市政广场所在的陡峭山崖发起冲锋，被证明是一个让高卢人付出了沉重代价的错误：第二次趁着夜色深沉发动的偷袭也因为朱诺庙里一群易受惊吓的祭用鹅而泡了汤；祸不单行的是还有一道封锁线也被严重破坏。在进入罗马城七个月后，凯尔特人终于发现自己最大的敌人并不是刀剑，而是疟疾和别的疾病。“他们就像一只只的羊一样死去，”李维记载道。死于瘟疫的人是如此之多，以至于高卢人没法一一葬埋。最后，凯尔特人的指挥官布伦那向罗马人索要高达半吨黄金的重价，作为被

外人眼里的凯尔特人

Through outsiders' eyes

围困罗马人性命的赎价。但是，当罗马人终于凑齐作为自己赎价的金子后，双方关系却又再一次趋于紧张——因为罗马人抱怨高卢人使用了有问题的秤，布伦那则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虽然对于罗马人的看不起人极为愤懑，但是为了尽快脱身，他也只好一边挥剑砍向那些秤，一边高呼“威以，微克提（Vae Victis）！”意思是“遭天谴的手下败将！”

于是，布伦那和他的士兵们离开了罗马城，结束了对罗马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入侵。但是，在凯尔特人与号称“永存之城”的罗马城之间的争战、征服以及交往却持续至几个世纪后教皇取代皇帝成为罗马最有权势的人物。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有一句名言说“历史是由胜利者来写的”，但是在这个例子里情况却不是这样。在他们悠久的历史中，凯尔特人从未就自己对罗马的围困或相关的任何事情留下任何一点的书面记载。因此，我们往往是通过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眼睛，才开始对这些遥远的部族有一点点的认识，在希腊人那里，他们被称为“凯尔托依”（*Keltoi*，意为“陌生人”或“藏匿之人”），在罗马人那里则被称作“盖里”（*Galli*）。很显然，关于他们的很多说法都存在着严重的偏见，但都反映了希腊人和罗马人对于这个北部邻居的几乎一致的认识。

“凯尔特人全民皆兵，心气极高，勇于战斗，但是却也率直，不坏。”一位与狄奥多罗同时代的希腊历史学家斯特雷波（Strabo）这样写道。上面的两

“他们还会邀请陌生人赴宴，等到来人酒足饭饱之后，他们才会问对方是什么人，来这里干什么等。”

——狄奥多罗·希克勒：《史籍》(Historical Library)

位著作家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一个世纪前斯多葛派哲学家波塞多尼乌 (Poseidonius) 的有关见解。

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条件下面对别人的挑衅，他们都会仅凭自己的一身勇力而不避任何危险。可是，如果被人温和地说服之后，他们会甘心乐意地把自己的力气全都用到有用的事情，比如学习文化等等之上……在他们的性格中，除了爽直与高昂的心气之外，孩童般幼稚的自我吹嘘与喜爱装饰是另一大特征，他们身上戴着金饰，脖子上戴着金项圈，手臂上戴着手镯和臂镯，他们中的高贵人则身披金光闪闪的袍子。正是这种虚荣心使他们在争战中要么因胜利得意忘形，要么因失败沮丧绝望。

不只是高卢的男士兵如此，“几乎所有的高卢人都是又高大又白皙又红润，他们的目光似剑，令人畏惧，极其傲慢自负，好像随时都准备与别人吵架”，罗马的最后一位大历史学家阿弥尔勒·马塞林努 (Ammianus Marcellinus) 写道 (约在公元 330—395 年间)：

一个凯尔特男人如果叫上自己的妻子参战，连一整队的外族士兵可能都不是他们的对手。而且凯尔特妇人甚至更难对付——她们通常都很强壮，愤怒之时更是紧咬牙关，蓝眼圆睁，脖子上青筋暴露，她们挥舞着自己雪白粗壮的胳膊，拳打加上脚踢，就好像雨点一般落到敌人身上。

如果对于凯尔特来说，也有那么一个免战的地方的话，处于这种场合下的